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工作交給我

電子檔案技術服務中心
Electronic Records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發刊日：100年10月17日

訂閱電子報

取消訂閱

詳全文

★ 檔案新知

獨家報導 ▶ 哈燒新鮮貨 ▶ 探尋國家寶藏 ▶ 檔案新知 ▶ 檔案小智囊 ▶ 小故事特蒐

·澳洲原住民檔案蒐集與管理簡介



圖片來源：欣傳媒 新聞中心

檔案開放是人權的表徵，從澳洲的「信任與科技：建立原住民口述記憶的檔案系統(Trust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Archival Systems for Indigenous Oral Memory)」計畫即可得到印證。本文將簡介在尊重原住民人權的新思惟下，澳洲國會對於如何補救過往不當政策造成之原住民文化斷裂，向檔案工作者提出的改進建言，以回應民間對原住民傳統知識蒐集與保存所提出的訴求。

檔案管理局檔案徵集組科員 林燕碧

壹、前言

西元2008年2月13日，澳洲總理Kevin Rudd在國會發表了以「向遭竊的世代致歉(The Apology to the Stolen Generations)」為題的演說，不僅向那些被原住民相關法令或政策所撕裂的原住民家庭及族群致歉，並尋求和解。澳洲國會於是展開了「信任與科技：建立原住民口述記憶的檔案系統(Trust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Archival Systems for Indigenous Oral Memory)」計畫(以下簡稱信任與科技計畫)，由檔案學者、政府檔案工作者及數十名原住民共同參與，並於2009年提出總報告。



澳洲原住民家庭

圖片來源：PAPA People Assisting Parents Association

貳、信任與科技計畫概述

一、背景

1910至1970年間，由於隔離政策的執行，多達5萬名的澳洲原住民兒童被強行帶離原生家庭，從事勞役並居住在澳洲政府劃定的保留區內，在這樣背景下長大的原住民，對於自己的種族甚至父母親、祖父母的名字都不清楚。透過對隔離政策衍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於1997年提出「帶他們回家(Bringing Them Home)」報告，其中除了強調原住民掌握自身歷史文件引證的重要性，並以專章討論檔案與檔案保管機構在支援原住民個人與族群身分轉正(reclamation)時應扮演的角色，同時提出3個與檔案專業相關的重大發現。信任與科技計畫則以此報告為基礎，進一步展開更積極之作為。

二、原住民檔案蒐集與管理的7大原則

西方的檔案學理論與方法論係將個人定位為檔案的客體，對原住民產生的影響特別顯著，因此原住民的生活通常在監視、控制及掠奪的目的下，被廣泛地記錄成為檔案。於是，信任與科技計畫發展了一系列與澳洲原住民知識及檔案相關的原則，作為未來檔案實務、研究與教育的指引。

(一) 認同所有原住民知識之檔案來源(Recognition of all archival source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認同原住民知識來源的深度、廣度、多樣性，是保存原住民記憶與證據及服務之基礎。口述記憶(oral memory)至關重要，包括集體與個人收藏或持有的，透過講述、表演、舞蹈及演唱等方式傳遞傳統故事、口白或家族故事。

(二) 認同原住民擁有紀錄的權利(Recognition of rights in records)

對於所有形式之原住民知識，原住民有權參與其創造與管理之決策，由其他個人或組織創造之原住民紀錄也包括在內。

(三) 認同原住民於法律及檔案體系內所擁有之權利(Recognition of rights in legal and archival frameworks)

因原住民對於自身檔案享有決策權，然而，這個權利實現的最大阻礙，就是澳洲的法律及檔案體系，加上原住民和檔案管理機構認知歧異，唯有改革法律及檔案體系，原住民的檔案權利才能得到發揮。

(四) 對原住民檔案收集採取全面的及以族群為基礎的方法(Adoption of holistic,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to Indigenous archiving)

由於殖民主義的掠奪、錯置(dislocation)與權利剝奪，造成原住民知識的檔案來源斷裂而分散。因此，應先從非原住民的個人或組織持有的檔案來源，進行原住民知識恢復與重組，並且承認口述紀錄的重要性。

(五) 認同原住民挑戰官方紀錄的需要(Recognition of need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challenge "official" records)

原住民需要一套機制，說出家庭及個人的心聲，表達原住民的觀點，以挑戰「官方」的紀錄，進而轉正紀錄(set the record straight)，使曾被作為掠奪與控制工具的檔案持續發揮力量。

(六) 認同原住民在檔案保存專業實務教育訓練的需要 (Recognition of need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recordkeep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一般的檔案教育訓練，使學生了解自身文化觀點如何在工作與研究中發揮作用，並讓原住民都能參與；而在專為原住民設計的檔案訓練中，則是提升原住民的涉入程度。

(七) 以和解的研究重新思考學術界和原住民族群的關係(Reconciling research,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檔案研究者應避免使用將原住民族群定位為研究客體的研究方法，轉而採取夥伴關係研究，後者承認知識的多元來源，並推廣利用多元方法發現及散播知識。信任與科技計畫能成功的主要關鍵，即在於將原住民視為夥伴並使其能全面參與研究。

三、重要成果

(一) 為了回應「帶他們回家」報告所提出的建言，澳洲檔案社群、國家檔案館與其他機構對於原住民在尋求家庭鏈結、土地要求及補償方面，提供較佳的檔案應用管道與服務，並執行應用協商機制，以處理原住民相關檔案之收集與展示。這些以原住民為紀錄主體及檔案服務對象之作為，皆成為計畫之立基典範。

(二) 許多原住民將與他們相關的檔案視為「自有的(their own)」；檔案管理機構則認為，原住民有權應用與他們相關的官方紀錄，但在檔案的所有權、保管、保存及應用等相關議

題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或許是由於政府的檔案相關政策、管理程序、系統基本架構及應用、隱私、個人權利之價值觀，與原住民族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及傳統大相逕庭。

參、結語

雖然隔離政策造成遭竊的世代(The Stolen Generation)現象仍然存在，惟值得慶幸的是，過去被用於壓迫並建構原住民負面形象工具的檔案，從現在開始，也能在恢復認同及記憶、重組家庭、尋求補償與和解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檔案工作者若能遵循原住民檔案蒐集與管理的7大原則，相信對原住民檔案權利甚至人權的保障，將更加完備。

參考資料：

1. Sue M., Shannon F., Livea I. and Kirsten T. "Australi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archives: embracing multiple ways of knowing and keep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38 (2010): 27-50
2. PAPA People Assisting Parents Association, "Australian Experience," <http://www.pa-pa.ca/Australia.html>. (accessed 1 Jan. 2011).

回頂端 ▲

前往主題單元

▶ 獨家報導 ▶ 哈燒新鮮貨 ▶ 探尋國家寶藏 ▶ **檔案新知** ▶ 檔案小智囊 ▶ 小故事特蒐

瀏覽次數: 1822次
全部瀏覽次數: 826988次



若您對檔案樂活情報有任何建議或疑惑，請聯絡：alohas@archives.gov.tw